

一 阙 浅 夏

□王红悦

“村舍幽幽掩碧丝，细雨陌上露芳姿。”薰风初入弦，笑迎浅夏！浅夏时光，芳菲浸染，灿若霓裳，莺歌燕舞，明媚成靓丽的诗行！

“东窗晚无热，北户凉有风。尽日坐复卧，不离一室中。中心本无系，亦与出门同。”浅夏的风，温凉而活泼，是这清浅时光的韵！她带着露珠甜美的问候，轻轻地摇摆着翠绿的枝头。她带着阳光暖意的笑靥，悄悄地流淌在芬芳的午后，让每一缕曼妙的情愫都熏染上明丽的色

彩！夏日的风，徐徐轻柔，飘洒飞扬，仿佛溢满泥土的馨香气息！她和着春潮，伴着夏韵，情深意暖！她低吟的诗篇，那是万木葱茏的回音！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浅夏的雨，甜润而婀娜，是这清浅时光的情！傍晚，如丝的雨脚初歇，云开日霁，万物熠熠生辉！湖边的嫩草，欢蹦雀跃着，各色

眸，恣意地张望着清新的世界，柔和成诗，欢喜成情！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浅夏的香，淡雅而迷醉，是这清浅时光的境！暖日映照下的一弯池水，明如璧玉，晶莹剔透。微风吹来，水光潋滟，碧波粼粼。忽而一缕花香袭来，香气怡人，不禁让人为之一振。寻香望去，但见一座古朴的院落，庭院深深，满架温馨的粉，如烟似雾，如诗似画，不觉沉醉！满庭的香非，是夏日的灵动与生机！那曲

曲折折的藤蔓，倾泻着绿意的流淌，点缀着一簇一簇的芬芳，淡妆浓抹总相宜！丝丝缕缕的幽香，从容而淡定，敦厚而宁静，不卖弄，不自傲，自由自在地演绎着淡然的诗境！

“微雨过，小荷翻。”浅夏的荷，精致而淡雅，是这清浅时光的意！此时的荷，浮水而生，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后，轻风如少女的纤手，掀翻荷叶，飞花溅玉的水珠，转瞬又似琼珠碎而复圆，就如同少女清丽明媚的气息，让人不禁为之欣喜！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浅夏，草木在繁盛，花儿在怒放，盛世美景皆美妙！只愿坐在岁月的一隅，寻一缕薰风的暖，揽一份执着的痴，留一份淡定的心，将生命拟成向上的诗行……



花海 范旭坤 摄

福建土楼

□徐业山

福建土楼自从2008年7月被正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到此观光旅游者便更加络绎不绝。人们惊奇于客家祖先的智慧和才能，缅怀先人抱团而居的家族思想和御敌绝技，更对一处处一个个土楼群的精巧设计叹为观止。

福建土楼始建于宋元、成熟于明清及民国时期，时间跨度达六、七百年，依然保存完好。现存土楼分布在福建南靖、华安、平和、诏安4县及龙岩市永定区境内。仅永定区的土楼就多达2300多座，素有“土楼之王”“国之瑰宝”的美誉，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土楼建筑材料考究，形状多样别致。我们参观的田螺坑土楼群，和其他土楼一样，都是以土、木、石、竹为主要

建筑材料，利用未经烧焙的土，按一定比例的沙质黏土拌合，再用墙板夯筑而成。有的土楼甚至用红糖、蛋白作粘合剂，建造的外墙厚达一米至二米，坚固得可以抵御野兽或盗贼攻击，还具有防火抗震及冬暖夏凉等功用。这些集体建筑，形状有圆形、半圆形、方形、四角形、五角形、交椅形、畚箕形等，各具特色，富有神秘感，坚实牢固。下得陡坡，七弯八拐来到步云楼，进入大门里，又是一个新天地：从里面看，此楼共有5层高，底层住有数十户刘姓客家人，各家分别开设茶馆、照相馆、画舫、收藏、杂货等店铺。无论进入哪一家，男女主人都十分好客，用自家室内挖的井水烧开泡茶，供游客免费品尝解渴，还请我

瓜棚豆架雨如丝

□严 巍

瓜棚，豆架，是乡村最寻常的风景。瓜棚是竹子和稻草搭成的，乡间虽然放着竹床，但夜间从来不住人。乡亲们风好，加上家家都种瓜，瓜是不用看的，瓜棚多半是用来躲雨的，更多的时候是孩子玩乐的场所。

吃过午饭，孩子们坐在瓜棚的竹床上打牌、下棋、拍纸板，渴了就跑到瓜地里，用手拍拍这个瓜，拍拍那个瓜，从声音里辨别出最熟的那一个，摘下来抱到瓜棚里，大家七手八脚砸开后，拿着就啃。玩累了、吃好了，倒到竹床上就睡着了。常常是在雷声中惊醒，揉着眼睛，翻身坐起，双腿吊在床边，茫然地看着棚外翻滚

的黑云以及云间张牙舞爪的闪电，直到大雨铺天盖地而来，心里才会兴奋起来。不一会儿，大雨变成细雨，渐次停了下来，孩子们光着脚丫跑出瓜棚。依旧浓烈的太阳斜斜地挂在西边，村庄上空飘过灰白色的云块，高大的树木上挂着亮晶晶的雨珠，湿漉漉的瓜叶在阳光下青翠逼眼。大群的红蜻蜓在瓜地上飞翔，透明的翅膀，扇动着明亮的阳光。有时候，还可以看到彩虹，孩子们叫嚷着“出彩虹了”，惊喜地抬着小脸，看着彩虹。大人们在雨停后，顶着草帽、扛着农具，走出村子。孩子们结束看瓜的任务，或是帮着大人干活，或是另找地方玩耍。

夏日栀子花正香

□周 礼

下班回家，刚一进门，一股淡淡的幽香扑鼻而至，刹那间充盈了整个心间。跨进屋，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簇用碗盛放着的栀子花，清爽水灵，洁白无瑕，光鲜圆润，神采逼人。白色的花瓣层次鲜明地镶嵌在淡黄色花蕊的四周，片片柔和，丝丝分明。我知道一定又是母亲托人从乡下送来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母亲都会从乡下托人给我们送花。

在我家乡的庭院里，有一株两三米高的栀子花，长得苍翠繁茂，形如伞盖，距今已有几十年光景，那是父亲年轻时亲手栽下的。父亲栽花源于母亲，母亲出生于富裕的地主家庭，从小就爱摆弄些花草草，解放后母亲的家被抄，由于成分不好，尽管长得貌美如花，但还是嫁给了老实巴交的穷得揭不开锅的父亲。在艰苦的岁

们坐在矮凳上拉拉家常。这些土楼观赏价值高，是独具特色的建筑形体的巧妙组合。如我们逗留两个小时的田螺坑土楼群，它依山势错落起伏，层层土墙与房外层层梯田遥相呼应。在云雾缭绕中，土楼时隐时现，呼之欲出，充满着几分灵性，构成了“土楼王国”中的组合绝景。站在高处观望，它就像天上掉下的飞碟，又像一朵盛开的梅花点缀在大地上。下到山脚仰望，土楼群横空出世，巍峨耸立，气象万千。由于四周山峰毓秀，绿树环抱，翠竹摇曳，涓涓细流从楼群前穿过；周围古木森森遮天蔽日，楼前屋后绿草茵茵花香四溢，令人赏心悦目，仿佛置身世外桃源。观此绝美佳境，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专门写下律诗赞道：田螺坑畔土楼家，雾散云开映彩霞。俯视宛如花一朵，旁看神似布达拉。或云宇外飞来楼，亦说鲁班墨斗花。似此楼形世罕见，环球建筑出奇葩。

菜园一般都挨着瓜园。菜园里的茄子需要搭架，山药需要搭架，黄瓜需要搭架，豆角更需要搭架。豆角刚长出藤蔓时，大人们在每棵豆子旁插一根竹子，在一人高处把五六根竹子系到一起结成一组，再横着把每一组用长棍连接到一起，结实、好看的豆架就搭成了。十天半月，豆子爬到一人高时就开始开花结果了。豆角花是紫色的，形状像美丽的蝴蝶，有着淡淡的清香。薄翼细腰的黄蜜蜂繁忙地穿梭在豆架之间，兴高采烈地成全了每一朵豆角花的爱情。

瓜棚，豆架，雨丝，伴着农人从春末走到秋初。瓜吃完了，瓜秧黄了，豆架上没花了，蜜蜂不再来了，空气里带着一丝丝的凉爽，让人心生曲终人散的怅茫。然而，瓜棚还在，搭豆架的竹子一根根抽回去放好，明年还可以用。岁月悠悠，周而复始，瓜棚豆架，雨丝依旧。

送给人家，路人无不欣喜感激，留下一串串欢声笑语。栀子花完全盛开后，母亲就用针线把它们穿成一串一串的，然后吊于蚊帐之内，说是可以驱除蚊虫，清新空气，安心定神，促进睡眠。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其功效，只知挂在蚊帐内特别的香。望着那洁白的如刚沐浴过的仙女般的花瓣，闻着那沁人心扉的芬芳，不知不觉便坠入了甜美的梦乡。

栀子花开的时节也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候。花开之时，我会趁大人不在之际，悄悄地搭着一根蔑板凳，贴着脚尖站在上面，伸出稚嫩的手，麻利地采些含苞待放的花朵，然后藏于书包之中。等到第二天，便把采摘来的栀子花带到学校，送给要好的伙伴，看着他们接花时那满眼的羡慕，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那一刻，我常常会想起母亲，并且心存感激。

夏日，栀子花的馨香溢满了乡村，也溢满了我的心间。

时光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是不够的。瞎忙一通后，今天终于有时间阅读孙长江的小说集《马不停蹄的忧伤》。

我很惊讶，青年作家孙长江不仅是一个清醒冷静的旁观者，也是生活积极的参与者。他一方面执着地沽取生活的深情，一方面像春蚕吐丝般用文字回馈这个时代，他创作的地下商场系列小说，就是他献给这个时代的一份礼品。

用孙长江自己的话说，在地下商场的系列小说里，总会看见自己的影子，我想这当然与他的人生的履历和生活阅历有关。

孙长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一直在农村过着清贫甚至颠沛流离的生活。作为一个高中辍学者，孙长江种过田；作为家中的一个男丁，为了接济家庭，他不得不走出家门，裹挟在打工者的队伍中；不得不蜗居在四壁透风、冬冷夏热的工棚里；繁重的体力劳动，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在一个少年的身上，无异于是一种屈辱。他像一头牛犊，过早地架起了生活的重轭。

孙长江的父母虽然是地道的农民，但对知识的看好却目光犀利，父亲对儿子说，你想换个环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读书。好在孙长江记住了父亲的话，没有在逆境中沉沦，而是在磨难中奋起。他重新拾起了丢弃的书本，除了劳动就是读书。当别人已是鼾声四起时，却是孙长江在书海里遨游的最好时光。

在工地上蹉跎了一年之后，孙长江终于如愿以偿地跻身于大学生的行列。在大学校园里，孙长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时光，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营养。大学毕业后，他走出那片令人怀念又令人诅咒的黄土地，来到了铜陵这块仰慕已久的城市，应聘到私人学校当老师；不久，又通过招考，考入正式教师的队伍。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化；挫折与磨难、失败与成功，对孙长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是一段马不停蹄的忧伤。孙长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观念的熏陶哺育下，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并因此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世界观。

生活没有暂停键。走上工作岗位后，孙长江一天也没有停歇。他不断地挑战自己，本来是画画出身的他，却爱上了写作，工余时间写写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几年下来出了三本散文集，并受到著名作家的赏识；之后，他又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事小说写作，没想到几年下来，还真弄出了名堂，成为文坛的一匹黑马，许多杂志都在头条隆重推出他的作品，这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他因此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三十几岁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可以说在我市文艺界开创了先河。

《马不停蹄的忧伤》与其说是一部小说集，倒不如说是孙长江为我们忠实地描摹了一幅当下底层人群生活的镜像。它虽然谈不上什么高大上，但依然无损作家对生活观察的细微，情感的投入，由现实到虚幻，再由虚幻回到现实，同样呈现出活色生香的生活色彩。

孙长江的《马不停蹄的忧伤》关于人性、文学叙述方式的思考和探索，不仅显示了孙长江逐渐形成的自己独特的视角，同时，形成了作家的处世哲学和人道主义的礼赞，形成了对弱小群体的同情心，形成了自己的行文风格。这对于美与丑、是与非、善与恶的边界已经模糊，公德道德、伦理情感和生存意义已被放逐，粗鄙的生活与诗意的情感无缘的当下，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更是难能可贵的。

在孙长江的小说里，主人公的生活世界里总是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人生的精彩与他们无缘，总是在突然之间偏离原有的轨道和方向，总是把主人公拖入陌生而迷茫的生活泥潭，总是使他们在生存困境中而难以自拔。因此，沉沦与挣扎、堕落与逃亡、恐惧与焦虑，就成了地下商场生活的底色。无论是《地下商场里的少年》里具有叛逆性格，家教失控的中学生楚小生，还是《女人和猫》里的混迹在地下商场且喜欢流浪猫的“女人”，以及《马不停蹄的忧伤》里的“舜子”和小艾……他们的生活以地下商场为轴心铺展开来。地下商场汇聚了社会底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大家都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在孙长江的笔下，这些平凡人的不经之谈，显然摘下了教化的面具。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尘埃一般微不足道，但并不妨碍他们心灵深处依然深藏着的美好、追求和理想，即使他们的理想像芝麻粒般大小。

《地下商场的少年》里的问题学生楚小生，口口声声要杀人，要杀死他的不务正业的父亲楚大卫，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与他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多重磨难不无关系。过早地失去母爱，父亲的暴戾，家中经济的拮据，使他过早地感受到了生活的疼痛和寒凉，以至于性格的扭曲，对人生的淡漠和对生命的鄙视。最终却又因为俞警官循循善诱的帮扶，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楚小生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女人和猫》里的“女人”是一位大学毕业生，本来应属于白领的行列，却因无钱给母亲治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马不停蹄的忧伤》里的舜子和小艾，他们竭力地躲避着大千世界，只在社会的一个小角落里追求最简单的幸福。

我们说小说既然是一种审美艺术，那么，蕴含其中的艺术真实、情感评价和哲理认识就需要借助一定形式创造得以体现。孙长江的小说不是站在虚无的浮岛上的，它立足于底层生活的土壤，接地气，有温度。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什么高大上，大多数的主人公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小说的故事带有碎片化……因为它截取的是生活的剖面，人生的某个章节；就像断了线的珍珠，虽然散落了一地，依然不失熠熠的光芒。

孙长江的小说并不仅仅满足于芸芸众生的更序变迁，固守市民的认识基点去表达生活。他叙述的故事亦真亦假，却从背后揭开了时代的伤疤。他的笔下，既有对真、善、美的颂扬，也有对伪、恶、丑的揭露，我以为这是作家态度真诚的体现，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理性和温情，其对个体精神存在和在内在疼痛的抚摸与触碰感人至深。试想，如果孙长江没有世俗情怀做支撑，其诉求还剩下什么？

读完《马不停蹄的忧伤》，掩卷思索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楚小生们出了问题，还是哪儿出了问题？而这些问题之症结到底又出现在哪里？孙长江努力完成的似乎只是对日常生活丰富性和混沌性的还原，既没有回溯源头，也没有给出所谓的答案，这是孙长江的高明之处，留出空白，让读者去思索，去寻找。

小说集《马不停蹄的忧伤》对主人公的描写具有其独特性，即力图运用朴素的手法，还原生活真实的场景，进而完成对时代的阐述以及对主人公普遍性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境界的表达，以期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孙长江对生活是忠诚的，他的小说阐述的故事就是当下的社会，总是以对“生活”和“世界”本身的架空与扭曲为代价的，这就必须首先维护的是“生活”和“世界”的原生态和日常性。因此，他的地下商场系列小说，就是主人公经验范围内的可感可触的“生活”本身。没有情感的宣泄和奔涌，没有抽象的政治的筛选和标记，而是经过理性与时间过滤的苦澁，像雨打芭蕉，耐人寻味。

著名作家许春樵对孙长江小说创作给与了高度的关注，他在评论孙长江的小说《寻找致富线》中称：“这是一部反思现实，拷问灵魂，悲悯人生、质疑人性的小说。孙长江为实现小说的人文理想与情感深度已经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孙长江小说独特的文学感觉和成熟的叙事能力则是小说的另一道风景。”

在今天的中国，日常生活的急速运转和日益粗鄙化、标准化，对于审美趣味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因此，许多作家都在痛苦地寻找和审视自身。要使文学具有生命力和激情，就必须对社会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拓宽自己的视野，然后找出新的突破口。孙长江说，写出一组地下商场的小说后，他又有了写点其他题材小说的想法。而在我看来，孙长江最有生命力的叙述到目前为止，莫过于《地下商场的少年》、《雾霾的一天》、《补漏》、《女人和猫》、《天意》等地下商场系列小说，这与和悦洲之于朱斌峰，黄复彩之于大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以为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心中的文学厚土永远充满神秘和多彩，并成为自己血液里有机成分，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对自我精神和情感充分表达的可能。

不断地超越常规，挑战自我，积极地迎接生活的挑战，是孙长江性格使然，也显示出孙长江自我理解自我超越的能力。

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

□董改正

什么叫“游戏”？那得先“游”起来，是运动，动感十足，多人互动的，现在一个人闷在家里，和虚拟的怪兽斗争，那算不得。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很多，首先便是滚铁环。

一个铁环，一根细木棍，下方绑一个横过来的U字形铁钩，铁环就靠它扶正、推动。吃过饭，斜背着书包，就滚着铁环上学去，一路铮亮地响着。遇到谁谁的爷爷叔叔打趣：“哟，这么上学啊？”并不理会，怕铁环倒下，若是比赛，那可就是输了。常常在路上遇到同学，就一起滚着走，心里较着劲，看谁不倒。常常是十来环齐头并进，声势浩大，引得路人注目。其中高手，谈笑风生，甚至故意擤鼻涕，让环先走，他立刻赶上，铁钩速就，那环本来摇摇欲倒，经他一碰，立刻导入正规。高年级同学看了，不屑地嗤笑：“切！小屁孩！”

有一次我的铁环断了，等不及，就把家里的尿桶箍给下了，先应急玩着。父亲挑粪浇地，哗啦一声散架了，结果可想而知。他恼怒不已，拿着扁担追我十几条巷子，但是对于地形的熟悉程度，他显然不如我，赶不上。

其次就是捉迷藏。这是个大型游戏，参与者常常二十人左右。先选一棵大树为“家”，一人看家，其余人去藏起来，倒数十声之后，看家的开始出击，逮着谁谁就“死了”，谁能穿过封锁线，成功触到“家”的，接下来就继续藏。看家的只要逮到一个，他就获得“藏”的资格，被逮到的留下“捉”。

游戏一般在天黑后开始，鸡已经进笼子了，要不鸡飞狗跳人沸腾，大人们饶不了。月亮明晃晃的，巷子的青石板映着柔光。一声之后，四散而去，有的钻到草垛里，有的藏在小巷口，有的爬到树上。有个叫真龙的孩子，按辈分我得叫他叔叔，他每次都不长记性，要不就是藏在死胡同里，要不就是矮树上，一逮一个着。有一次我躲在草垛边被发现，急忙拐进三奶妈家，看见一个稻箩，情急之下，忙蹲下，拿稻箩反过来罩住了自己，只听见捉人的七一脚步迟疑着，嘴里“噢”着，来回走动，心里又紧张又好笑，却居然没被发现。

也有有点的孩子，藏着藏着不见了，结果一个村的大人都惊动了，四下里走，大声叫：“六四子，你在哪块儿啊？”闹了大半夜，才发现他躺在小溪里的大平石上，睡着了，萤火虫就在他旁边，飞啊停着的。

单腿斗鸡、打陀螺，打弹子，拉马，弹弓瞄准，跳房子，抓石子，爬树，掏鸟蛋，挖过了猴，打四角，抻土造人，无不就地取材，人数多，场地大，玩得群情投入，虎虎生风，尘土飞扬，一身臭汗再加一身泥土。谁家的大人扛锄而过，厉声喝道：“小七三子，看老子回家揍不死你！”小孩子都看着七三笑，学他爸的模样，他爸忍不住笑场了，摇头而去，谁没有童年呢？何况，那时候谁会想到以后什么“竞争激烈”的。

女生玩跳房子，扔沙包，踢毽子，跳绳，特别是跳皮筋，真的很好看。她们一边跳一边唱，鬓角飞扬：“星期天的早上白茫茫，捡破烂的老头排成行，队长一指挥，冲进垃圾堆，破鞋子破袜子满天飞。”不知谁编的，怪怪很好玩，或者是常听到的：“小皮球架脚踢，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配合着动态，常常看得我出神。几个小伙伴蹲在那里看我的表情，捂嘴偷乐，忽然跳起来大叫：“阿源想媳妇喽！”然后一溜烟跑了，边跑边叫。

上初二时，我放学后依然穿着裤兜去玩，拿薄薄的石片大了几个水漂，然后抓泥筑坝，逮泥鳅。岸上走过几个大人，他们不在意地谈天：“他家阿源这么大了，还玩泥呢。”她们拎着篮子走了。我怔怔地从水里上来，觉得自己光着身子满身是泥很不妥，那一刻，我长大了。